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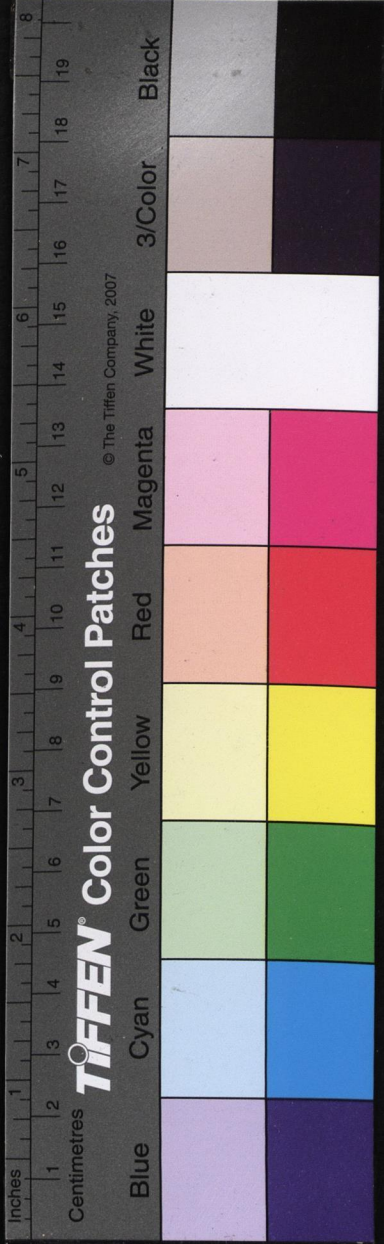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劉大司成文集卷十一

不孝男同升編次

沉毅勇略之士不至困草澤而不得伸然後京
與邊之驕餒可得而振也

卷十一 三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劉大司成文集卷之十二

吉水

劉應秋士和父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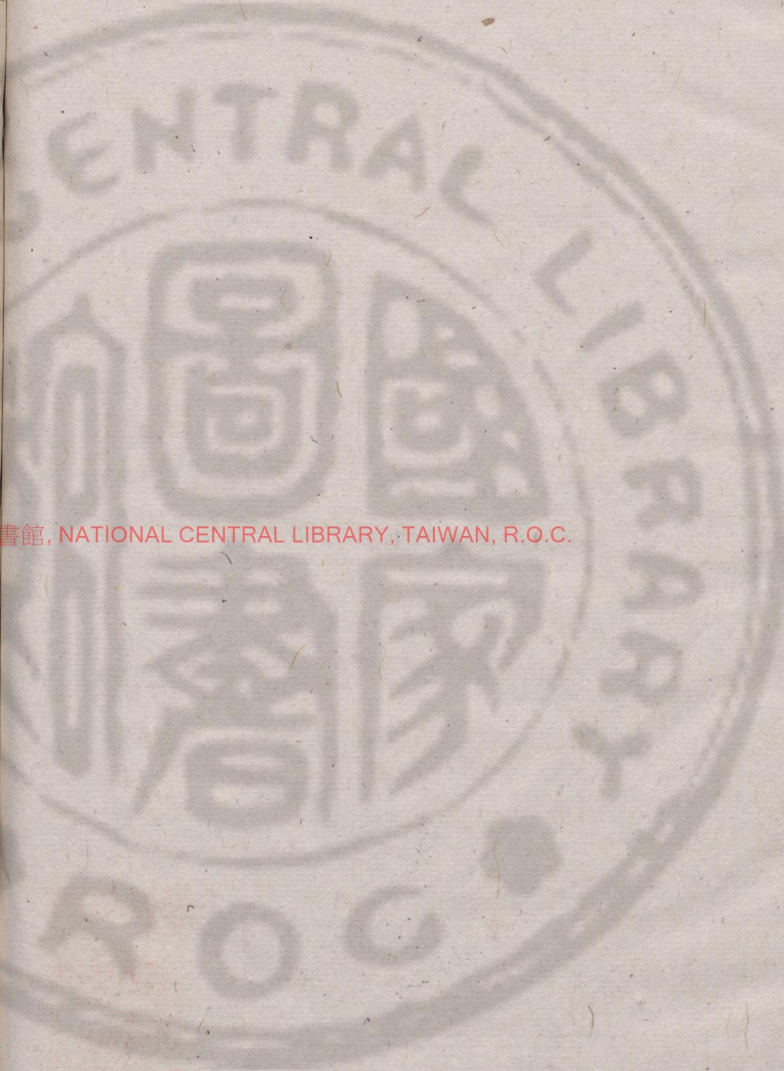
臨川友人湯顯祖義仍父選

丹徒門人談自省季曾父閱

啓

上政府諸公啓

橋門講業昭文教之偉觀璧水橫經極師模之
妙選蓋留都故稱首善而司業實貳成均濟濟
佩衿環緹帷而瞻楷範雍雍寮案列鷓序而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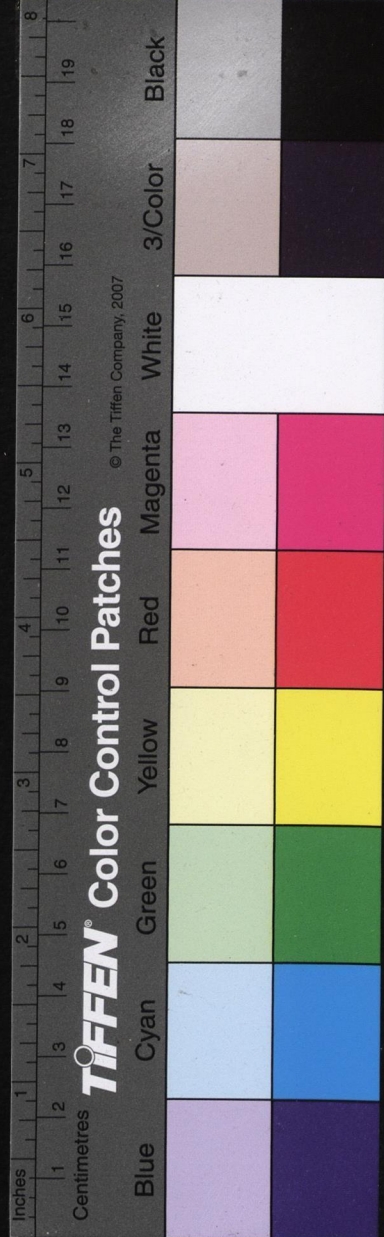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蟬蛉自非實中其聲何以待叩如響亦維文合
於行乃可登高而招詎意孱材猥承重畀感深
知愧寵至若驚恭惟閣下德盛阿衡師爲尚父
叶符魚水應五百年名世之期輝映麒麟逾廿
四考中書之望豈惟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安
孟固已竭其股肱而回造化于指掌以故忠誠
貫日則伊陟謝其緝熙平格得天則巫咸遜其
保乂允矣三朝之彝鼎褒然百代之羽儀然且
凡几碩輔休休朗鑒開公孫之東閣共羨多士

之雲從解晏子之左驂不忍一夫之隅泣遂因
乾坤大造致蒙茅茹兼收竊念秋質負亡奇學
慙不殖探書東璧荷冶鑄之有年冗食大官曾
韞線之無補頃方懲於往謬遽浸冒乎殊私光
借蓬瀛鐸分雖序豈良工不遺於庖楔乃惡木
忽被以青黃自行能誠無所取譬諸飛走庸
或有知敬奉嚴程敢辭迅邁由長途三千里而
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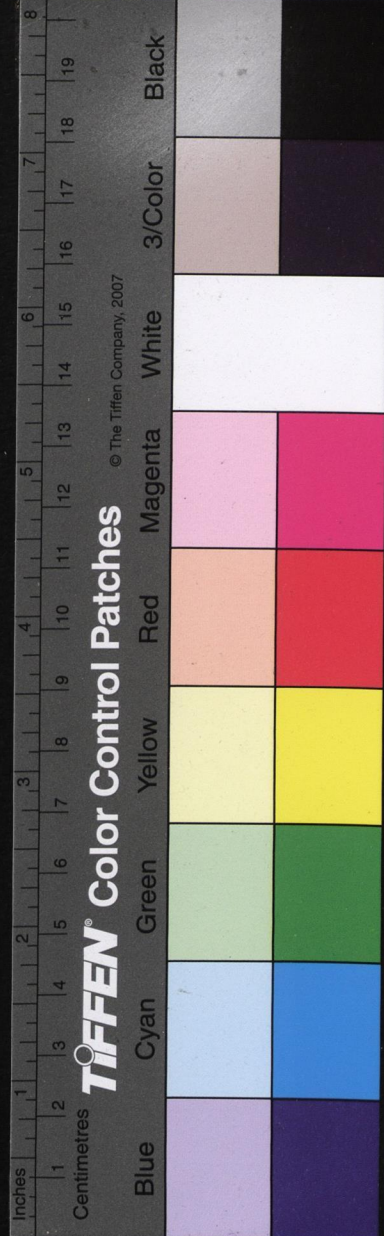
新命以季冬十八日而抵舊京念



高皇建學之初翠華在望憶先賢講業之地皐
比儼臨亦步亦趨祗恐短晷之難續不模不範
行憂技鼠之易窮雖身在環林重辱門牆之槐
李而心懸綸閣遙瞻簪珮于雲霄敬陳不腆之
詞用布無文之敬所願俯憐嵒窟曲賜陶甄卽
微軀莫答于生成而沒齒敢忘于高厚有懷跼
踖益切凌兢

上宮坊啓

東璧探書荷陶鎔之有素南雍講業叨簡任之
非輕寵溢津涯感深慚悚恭惟閣下爽邦良弼
命世真儒依日月而補山龍功方弘於啓沃躡
風雲而作霖楫望逾重於平章誠昭代之表儀
實詞垣之領袖伏念秋學落不殖質窟無竒猥
托羽於上林獲執鞭於後乘對木天而跼踖自
憐半豹之莫窺瞻星履以步趨祗恨短晷之難
續頃方懲於往謬敢妄覲乎殊私仰藉吹噓兼
收茅茹橋門鼓鐸分天祿之餘光璧水橫經徼
瀛洲之微潤逮僕夫之旣載儼祖道之辱臨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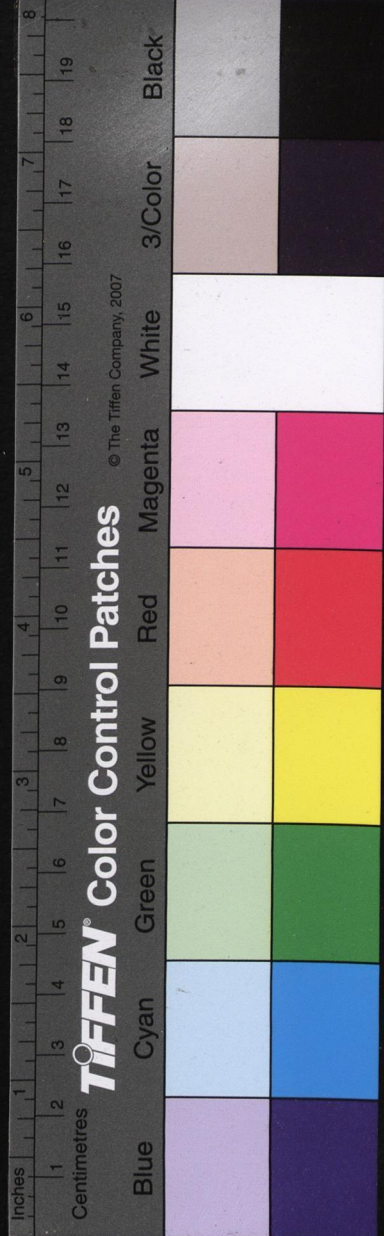


顧爲榮十朋兼錫撫已實知其忝越銜恩載切
於屏營祗畏嚴程寧辭迅邁由長途二千里而趨
新命以季冬十八日而抵舊京重惟楷範之難
勝竊恐螟蛉之易肖五陵春色敢虛辱於門牆
三府佩聲猶搖颺於夢寐雖無毛羽亦有肺腸
所冀曲示裁成俯垂鞭策員以規方以矩矢自
渴于涓埃尺之短寸之長願并包於高厚

上許座師啓

抗言辭寵得謝歸榮具瞻之象巖巖方當上輔

所居之名赫赫彌有後思豈徒進退之光寔係
安危之重望傾寰宇慶溢門牆恭惟老師閣下
一代真儒三朝碩輔苞元符而嶽降乘景運以
雲從典制冊於玉堂煌煌珠璣五萬育英才於
璧水濟濟桃李三千校士而期拔歐韓多士霞
蒸霧滃籌邊而計從衛霍九邊雷厲風行深惟
儲位之久虛密呈大信之當踐事求濟於國寧
論群議之異同誠可格於
君違惜此身之去就雖



神器終當主鬯奈

皇穹不照予衷欲徇臣民之心恐遲

宗社之計託微病以請沐期收取日之功寓謝
疏以紓忠冀效回天之力身離魏闕夢遶彤庭
精忠無媿於姬公羽翼奚煩乎漢叟秋等李谿
弱植蘭谷幽蹤分後乘之餘光鴈陣偶聯於舊
國瞻高山而仰止鳧趨莫遂於新都敬勒蕪詞
用申芹獻邊陲馳羽檄豈能臥安石於稽山驛
路擁蒲輪會見召潞公於洛水中書二十四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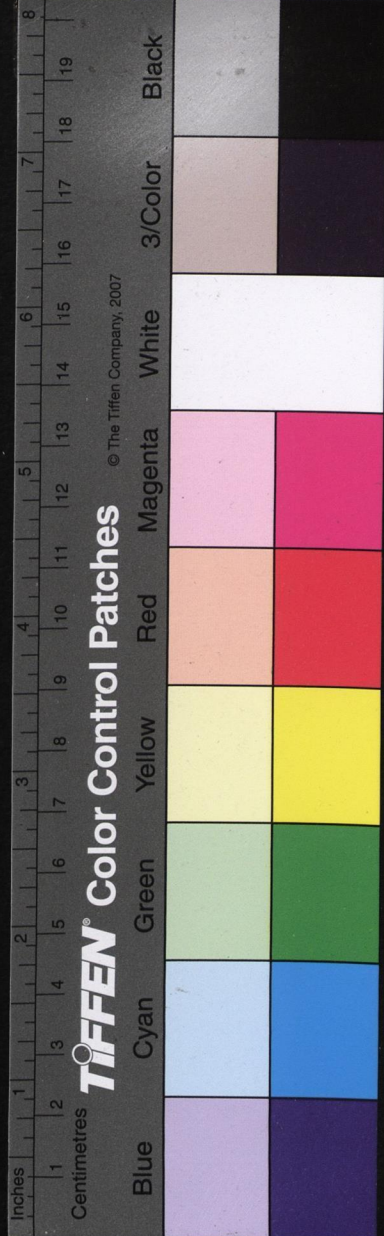
小數子儀長安億千萬家再瞻君實

候許座師啓

仰惟老師身雖隱而名愈高志未伸而策已定
頃者西事然眉稱文靖先幾之哲

聖心扼搯有司馬再相之思方納履而未遑已
賜環之可待物情共屬秋念更殷所願加意勉
渙無忘定難聊効野人之獻兼陳杞國之憂款
款莫罄依依在望

賀賈座師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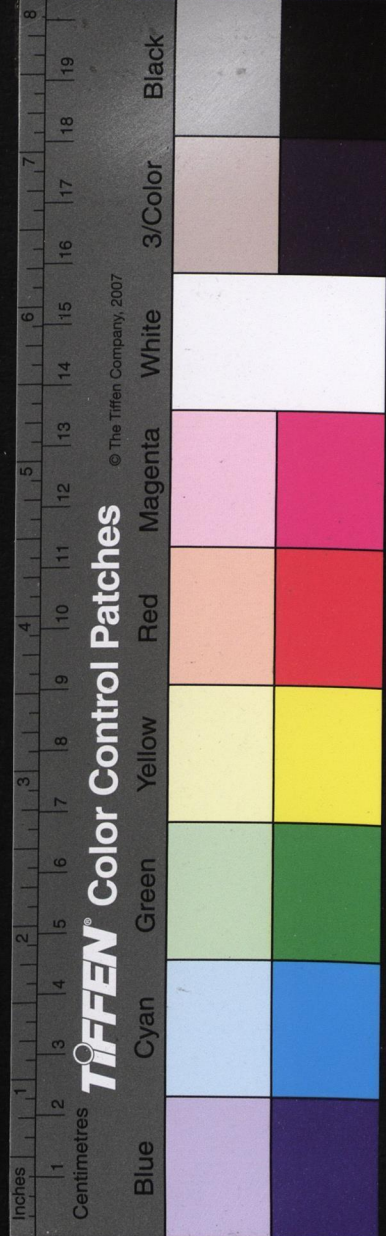
紫宸渙號賁旌帛于丘園

丹詔疏榮擁蒲輪于塗巷固已動鳩鷺驚行之喜
色而況在牛馬走之後塵驩然同辭薄言勸駕
恭惟老師門下材猷膚碩器度汪洋玉質金相
德肖雲臺之瑞冰懸雪跨寒生烏府之威珮雙
劍以舒紳光搖廬嶽馳六轡而問俗道載福星
三院峻班方藉

朝廷之柱石十年環堵自甘泉石之膏盲士論
以久而後明公望因恬而愈重雖富貴儻來之
物於我浮雲乃神明對越之心有如皦日頻推
白簡蚤慰蒼生賴

皇鑒之揆留奉恩綸之寵渙望君如歲彈冠不
獨故人用汝作霖

賜環尚有後命何妨君子登庸之晚所喜清時
選用之公秋等猥荷陶甄並成羽翮悵阻光儀
之既久翹跂舄履之將還乍聽宣麻不知折屐
金蘭紆夢夙懷葵獻之忱燕雀有依敢後履成
之賀屬炎曦之迫候正旌騎之戒途晷言節宣



勉膺茂眷

請賈座師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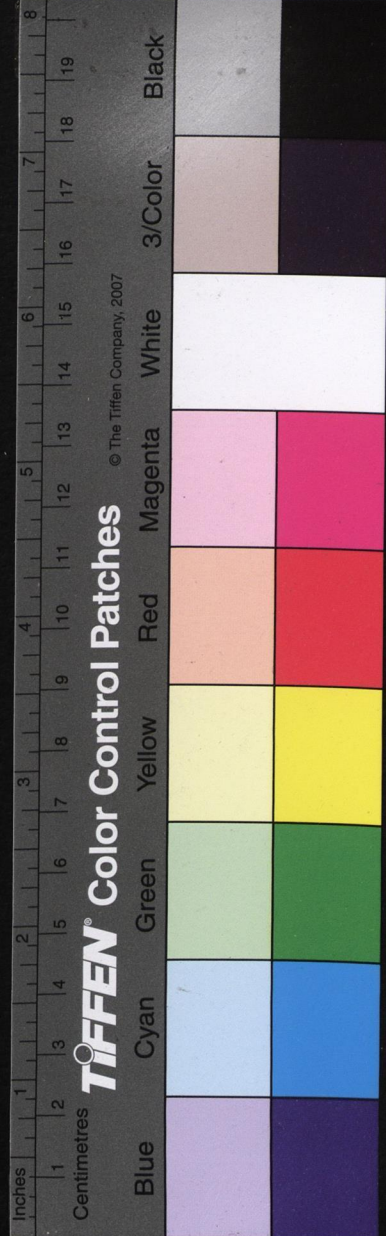
卞和三獻誰識連城伯樂一過遂空冀野蓋知
已之遇自昔稱難而成我之恩與生者等恭惟
老師門下人倫冠冕士類斗山初縮竹符河上
共稱神明宰繼持霜簡殿中幾見獻納臣昨者
乘驄南州之間掄材豫章之域矢心籲日冀登
荀氏之龍爲

國薦賢寧植狄門之李秋等息以六月幸借翰

於高風策之前驅因比翼於絕足材雖慚於得
五誼固不忘在三誓竭捐糜莫罄報答肅陳賓
燕衽迓僊騶澗藻溪毛敢附大烹之養一獻百
拜瞻言先進之從接高會於上都三台動色沐
清風以竟日四座生輝仰藉寵俞曷深忭躍

候沈蛟門館師啓

台垣星迴承湛露於黃扉海屋春明振清風於
綠野爰瞻雲而結戀遙向日以抒懷
宸眷彌殷斗思倍切恭惟老師閣下爽邦良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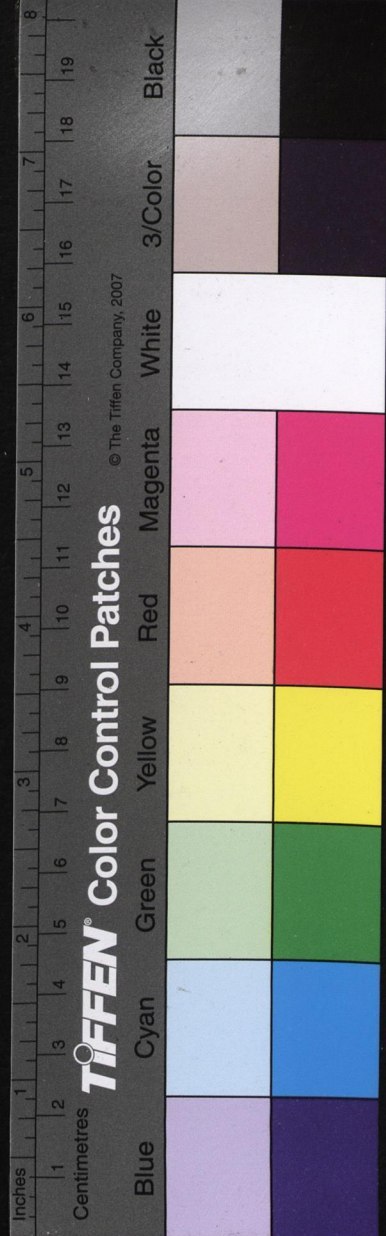


命世真儒藝總黃樞藻鑑輝聯八座謨毘紫極
銓平價埒三台萬年曆筴正際春祺三殿牋花
遽稱晝錦方詢謀於太宰荐致溫綸乃睠慕於
高堂甄辭文石寵承天上侍鳩杖以騎龍樂極
人間嬉鵷褊而弄鳳迹似寄於小隱望逾重於
平章秋久荷陶甄深慙嵒巖勸東山之駕芹私
日注於宮牆稱北海之觴寸縷未伸於几席有
懷吹萬莫報在三聊陳不腆之詞用布無文之
敬所願傾葵藿於愛日慕

候李座師啓

君如親陟岵岵以祈天輸忠爲孝將棟隆道茂
而椿樹交加袞補功高而斑衣增耀矣

恭惟老師抱經文緯武之猷負濟川作霖之望
迺者栖真蟬蛻寄跡巖居業有年于此矣頃
國步多艱動稱才乏而井渫不食野有賢遺
廟堂需推挽之公世路過陸沉之險徒有心惻
莫爲手援顧賢者豈堪久淪王明行且受福勉
慰蒼生其如之想慎愛吾道不貲之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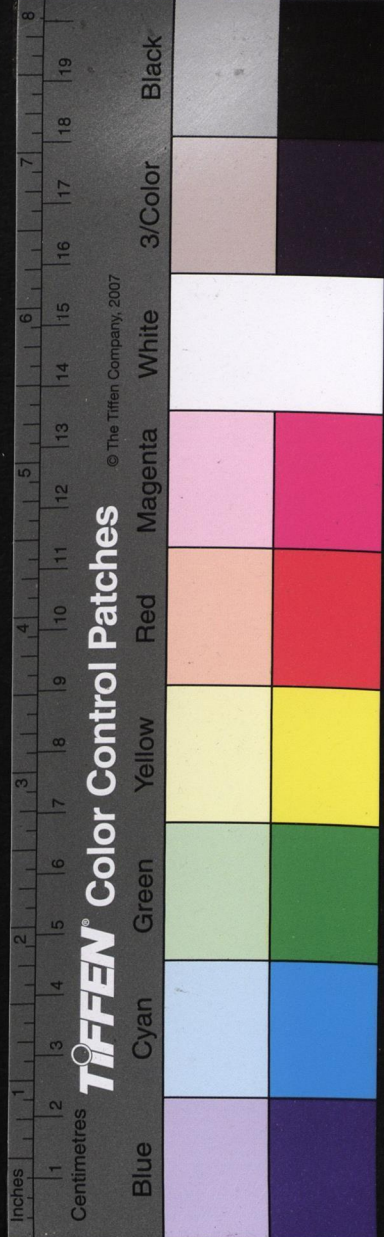
新命有期崇勛無量秋緬懷舄履遠曠起居雖
寤寐之徒勞欲步趨其何自未遑一介附布短
棕鑒此無文矜其不腆所私願於下執乃搖旌
乎上台

賀張洪陽相公啓

簡命真儒晉參大政蓋先憂後樂久注意於安
危而當軸處中實兼資于謀斷光生鼎耳懽動
泰茅恭惟閣下忠結

主知道先民覺春容爾雅擅西漢之文章沉毅

端方振東都之氣節二京賦就峻登麟角之科
十策條陳蚤負鰲頭之望初執經於鳳幄尋講
德於虎闈斗山在當代之先型范高斯文之右
允惟一德宜宅百揆爰自巖扉荐登鈞軸天開
綸綍求忠臣於孝子之門雲擁旌旄以元宰兼
師保之任中國相司馬折衝威震於擅裘漢室
拜留侯談笑功成於羽翼瞻言舊學副此具瞻
熙然春天下之秋廓爾泰邦家之否昔文貞文
憲有社稷之功而道焉罔顯泊文莊文恭以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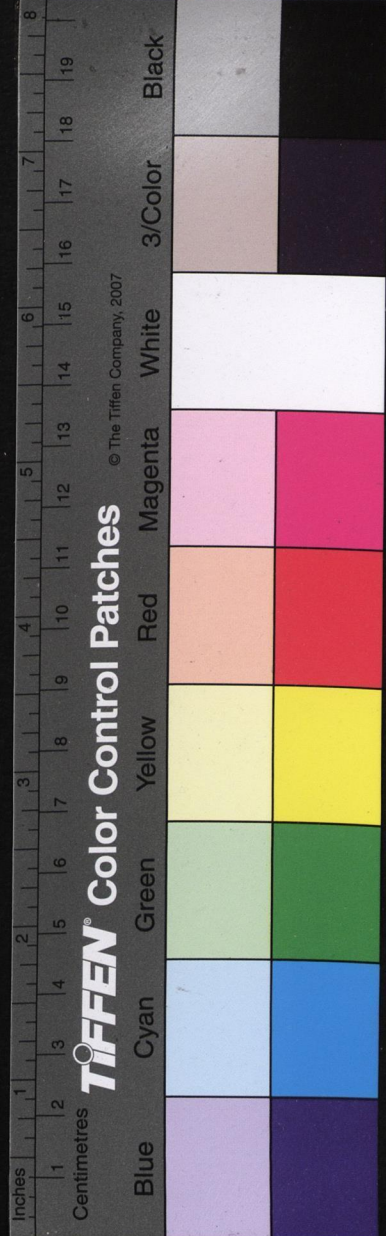


源之學而施則尚屯豈非常之業必待非常之人而無窮之基厥有無窮之聞望公如歲用汝作霖克邁前修乃稱獨步秋李蹊弱植蘭谷幽蹤蚤御龍門敢托言于臭味式觀麟閣幸假寵於柴桑頌君子之得輿情深賀厦知中興之日喜倍彈冠聊陳不腆之詞用布無文之敬緬懷陶鑄彌切瞻依

答馮具區司成啓

下品高凡格識邁人倫翛然出世之心憫焉

憂時之志海內士紳拭目而觀大業有年于此矣屬者儲案急賢方崇侍從之班胄學建德特正師模之席玉鼎金鉉之望愈重儒宗羔羊素絲之風夙稱士範在今日如登高之招況南國又過化之區鸞鳳之羽可儀螺蚌非族而肖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殆先生之謂與乃北宗之上座爲虛東觀之直筆尚閣固且望君如歲行當用汝作霖豈可使坡老獨榮遇于金蓮賈生不賜環于宣室也哉秋不佞寤寐道雅何妨千里



同堂翹跂僂標庶幾旦夕一遇奉教拜祝情詞
溫蔚宛然而命之辱增其苑思荒裁言謝并以
不腆爲侑所慰不莊幸垂炤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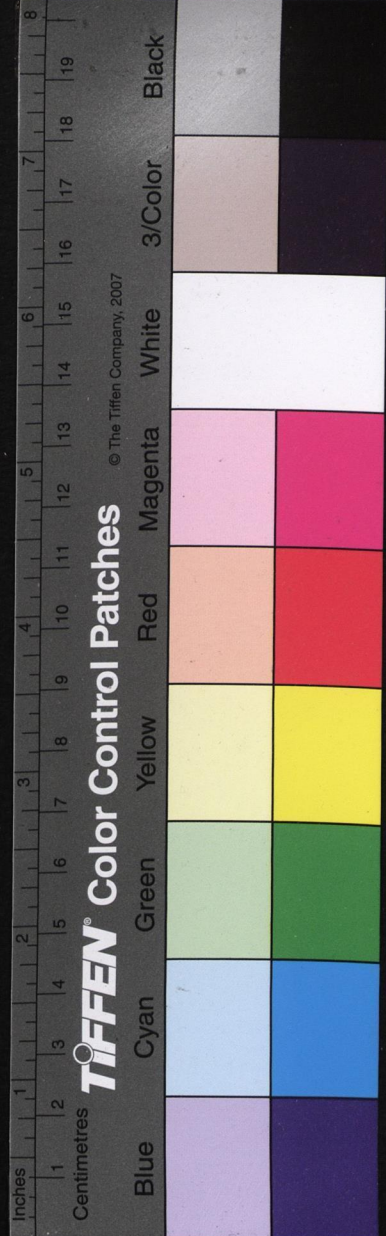
答劉節齋中丞啓

恭惟閣下霖楫全材斗山重望保釐多畢公之
績澤洽域中文武壯方叔之猷化行嶺外豈獨
勒勲銅柱爲萬里之干城卽且秉軸巖廊振三
事之風采秋居連花縣風沾渤海之餘波星借
薇垣深荷併懔之巨庇憩棠陰而思召伯睠我

西邦仰崧嶽而望甫侯時維南極每馳心於御
李恨無翼而識韓乃承瑤札之儼臨兼辱珍儀
之寵錫爛然生色俛而含慙顧秋術業蕪疎何
以待兩端之竭器質窳陋行且憂五技之窮過
賜褒嘉益增跼踖敬陳不腆之謝用將爲好之
忱伏蘄鑒涵無任悚企

答田鍾台宮諭啓

秋蚤讀先生之文傾心神品側聞長者之義景
行高標晞驥乘而未能登龍門以無自頃緣未



吏猥佐下風一識荊州恍焉若夢如逢晏子願
爲執鞭分四壁之餘光自矜榮寵飲九河之微
潤幾滿分涯後進方有依歸

聖心亟隆簡任以宿儒掌翰苑天下文章處願
望於留京人倫師表璠璣美質一時借

宗廟之華杞梓異材指日需棟梁之用巍階伊
始大受方新顧驪駕追恨於離觴而鳳儀蹇阻
於晉接迺者過煩貺問寵以書詞睠惟華袞之
榮緬懷秋風之感用之掌握儼然若臨著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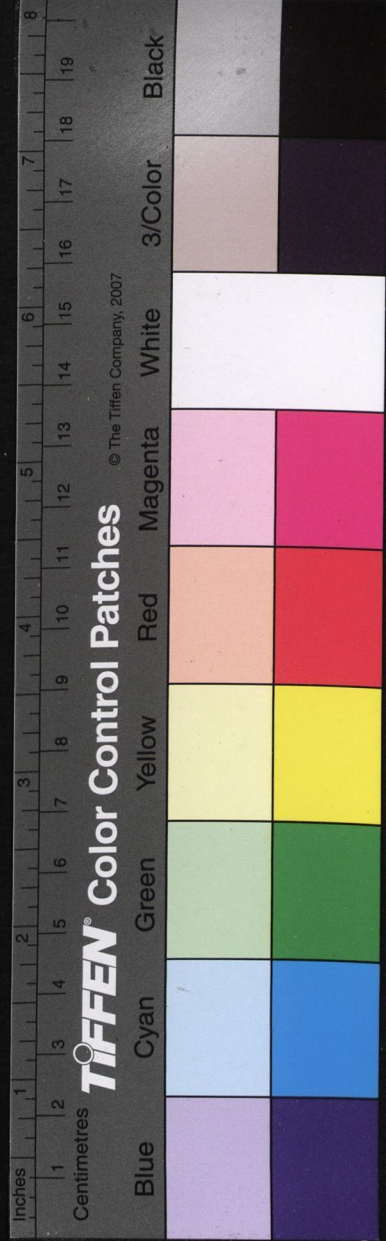
曾永以爲好愧乏瓊瑤之報可勝山斗之思瞻
台光於天上延佇非遙接僊馭於人間願言寔
切

賀李棠軒啓

恭惟門下以詞人之伯爲

帝者之師橐筆承明聿新鳳閣之樣論思宥密
親結

龍宸之知姓名久覆于金甌謨弼允諧於鏤鼎
屬因上宗之有待遂采國論之僉同蓋謂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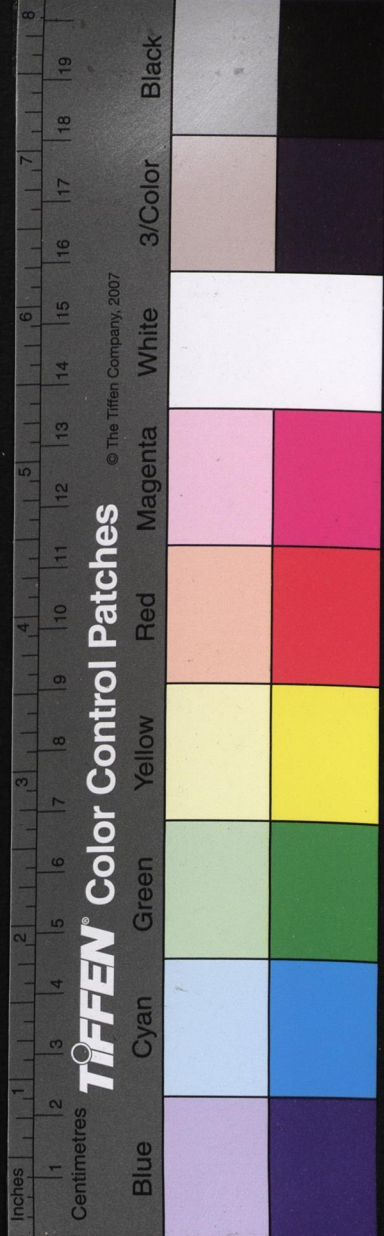
予言卽須煩於鴻碩能典朕禮又無易於老成
用簡清衷宜歸雅望鸞停鵠峙專資南省之儀
刑金采玉相兼作北門之領袖言舊學副此
具瞻方今羽翼未成疆場有警望公如歲用汝
作霖何翅濟川之舟允爲擎天之柱

天子毗以壯行之未艾國人恨其大用之猶遲
秋風奉輝光嘗蒙咳唾登龍日遠緬懷李膺之
舟聽履星高翹首公孫之閣空馳燕賀寔曷凌
兢

書

上山陰王相國書

仰惟老師身任天下之重心先天下之憂海內
顛顛延想保衡明光之業有年于茲矣屬者
宗社有靈授柄明德此天將興泰階之符而啓
我師以鼎革之會泰否之機也兩月以來衆正
嚮用群小沮氣中外翕然彈冠相賀秋雖至愚
極陋聞於當世之故亦嘗承教于君子矣竭犬
馬而報知已此秋之一時也敢不布其腹心秋



惟爲可爲於可爲之時易爲可爲於不可爲之時難今天下雖未至不可爲而不可謂非難矣主上朝講久輟幾務倦勤非有異常條奏異常遷除

旨輒數日不下或竟

留中不省壅蔽已久習爲故事不請似非政體請數或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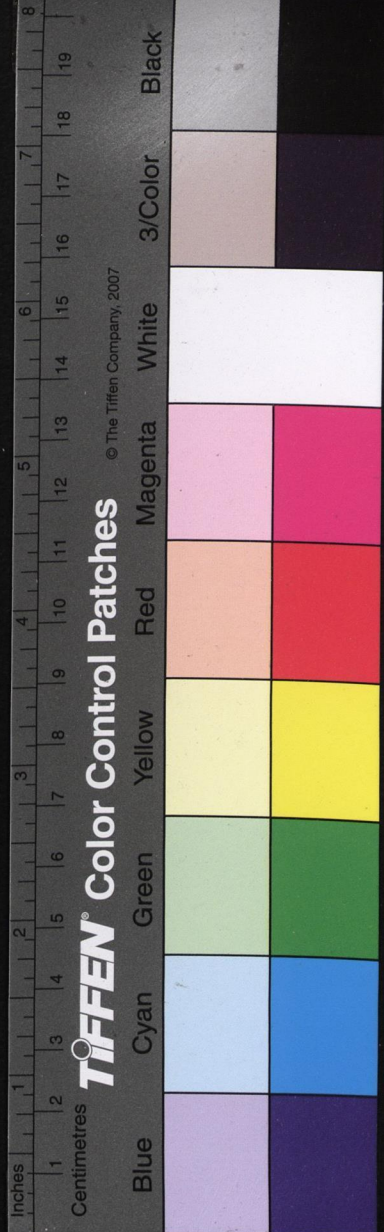
聖心傳聞

起居違節刑罰失中階厲府怨大爲肘腋之慮

有非臣子所敢言者不言計將奈何且如

冊儲之期大信不堅國本尚搖人心洶洶懷不
必朕之疑則格君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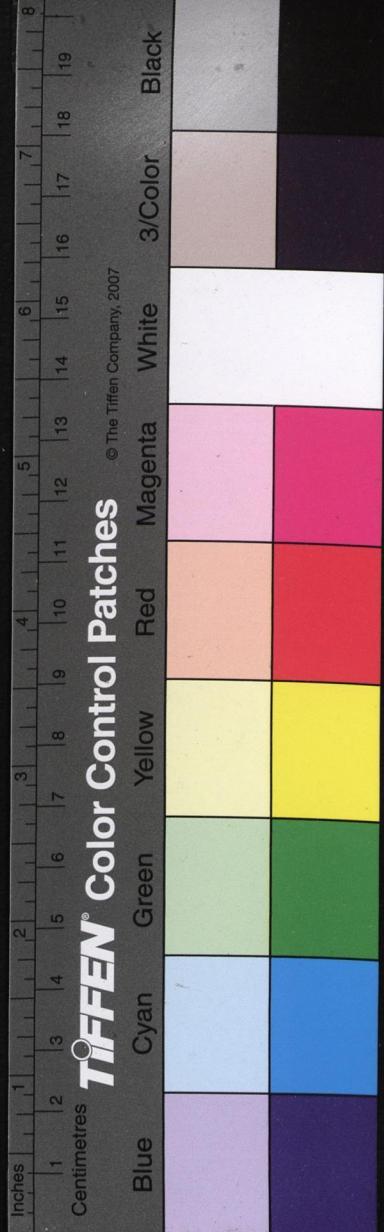
朝廷法紀廢弛極矣闕葦之象兆形已成其勢
非解絃更張不可再鼓乃當事者一切因循沽
寬大之名徒多爲狐鼠地而承訛踵弊人且羣
賦歸厚驟而易其常轍逐景附響之輩嗷嗷生
謗卒或沮格而不得行則飭法難今天下物力
盡訕饑孳枕藉所賴以肉骨生死者惟親民之



更而貪風猶熾苛政如虎其何以堪之又如近日撫按餽遺稍爲禁止而罪鍰不見減損豈必皆解京充餉乎則專盈豁豁又爲奸人者利也民於何蘇此安民之難也宰相操

天子予奪之柄而爲天下之所奔走往往善人巧投令人陷其中而不自覺如前日之小人險於擠君子以助其黨今日之小人巧於附君子以文其奸前日之小人方懷觀望今日之小人將又萌芽此知人之難也士氣者國家之元氣

也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頰首深揖口吶吶不吐辭則目爲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融委曲則以爲善處轉相則效靡然成風爲士者不知有公道是非襲套獻諛虛美熏心無有設不然之事爲逆爾心之言者凡大官皆然而相門爲尤甚稍不加察則忠佞謬指邪正莫辨何以廣言路而作士氣此聽言之難也相公當此五難天下理亂之關惟此所不得不汲汲皇皇開誠集思亦惟此秋則以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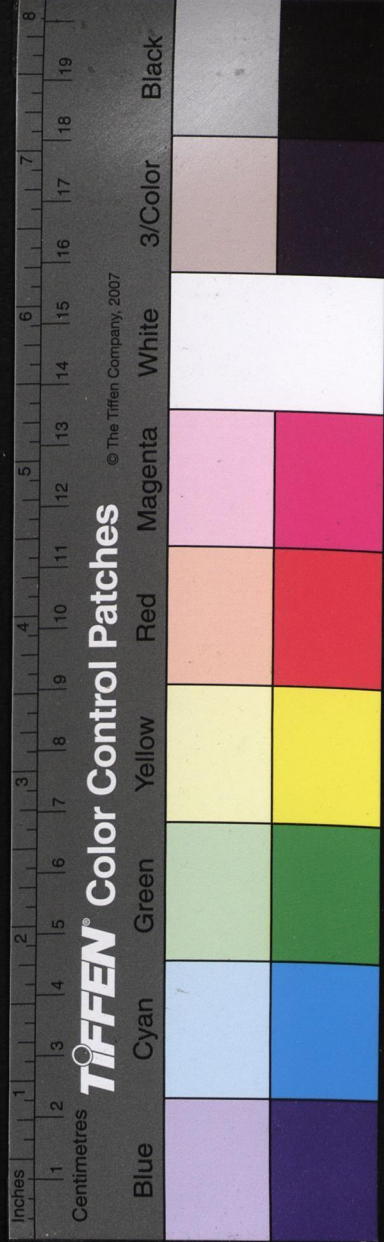
格君難矣然

主上英明時有所不測之斷卽間有觸忤輒爲
回霽猶不至如水投石似宜因明通蔽委曲轉
移如易之納約自牖遇主于巷

冊立其首事也卽不得留侯之羽翼亦庶幾如
李泌之反復開悟從容以求必成可也飭法難
矣更張誠不宜驟而有必不可姑息者亦宜去
其太甚如沐鎮之驕橫遠遼不處益無忌憚稍
爲正法便足懾伏乃至軍士鼓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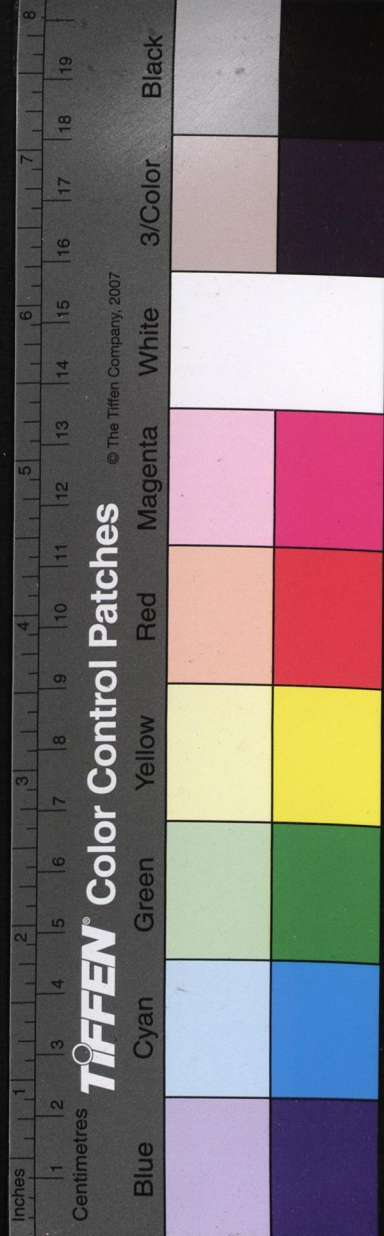
禁廷損辱

國體失今不戢將來愈不可制患且叵測豈遂
不可左袒群黨以安人心顯誅首惡以維法紀
乎雖然此猶一事也識者曰失不在法而在人
不議人而議法何益今諸司令甲具在大都法
爲情滅人爲情死者十而八九誠使紀綱之地
紀綱之吏擇人任事無以鬪葺不勝者充之未
有清正嚴明之吏立于上而肯翫法以徇情者
未有大吏不徇情翫法而羣吏不望風振刷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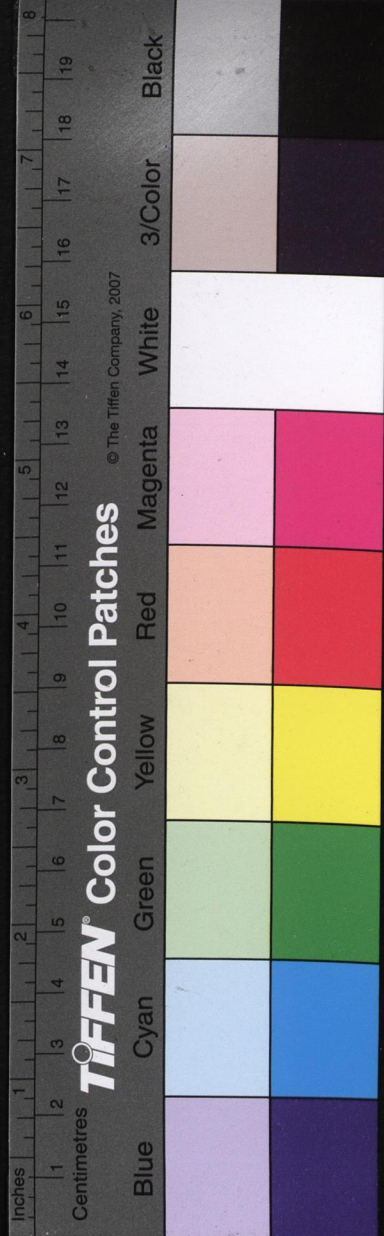
表端而景直理有固然然今之壞法蕩紀往往
自朝廷始故曰朝廷正百官莫敢不正又曰大
人者正已而物正者也則表之表也安民難矣
宜慎簡撫臣重懲墨吏巡按不必騰薦以樹
李有司不必責課以爲殿最惟以墨著者令撫
按不時劾罷不得以任淺假借若俟其貫盈怨
叢而後斥之民之爲溝中瘠者已過半矣又惟
守巡二司分轄各道與郡邑之吏日相親臨所
屬賢否聞見易真每歲終各令覈實密揭聞之

撫按撫按參訪覆覈密揭聞之銓部明分上中
下三等不許溢辭浮實則上無德怨之任下省
求謝不貲而撫按以此定司道之賢否銓部以
此定撫按之高下清吏治杜倖門計無要於此
者至如大計取選亦不必泛寄耳目傍增私竇
第由監司知守由守知令由長知貳而官評之
外兼採居鄉行誼其有品格卑庸浮競買譽者
亟黜之以示鑒戒近日部議罷卓異而上廉吏
良是顧秋竊謂舉廉不若祛貪祛小不若祛大



而後民可安也人不易知知人不易而奔走於相公之門其人品猶爲易見大都剛介寡合好以忤言進者必君子也柔媚易親不務爲正辭者必小人也於此辨之十得七八今之小人攻擊雖不宜太亟然有不必不可去者熙豐之小人不盡去卒貽紹聖之禍蓋小人在朝如瘦附頸如癬著而去之甚難蔓延甚易始若附君子而終於必勝君子不可不深察也人雖至愚觀人則明彼敢言之士固未必皆君子未必中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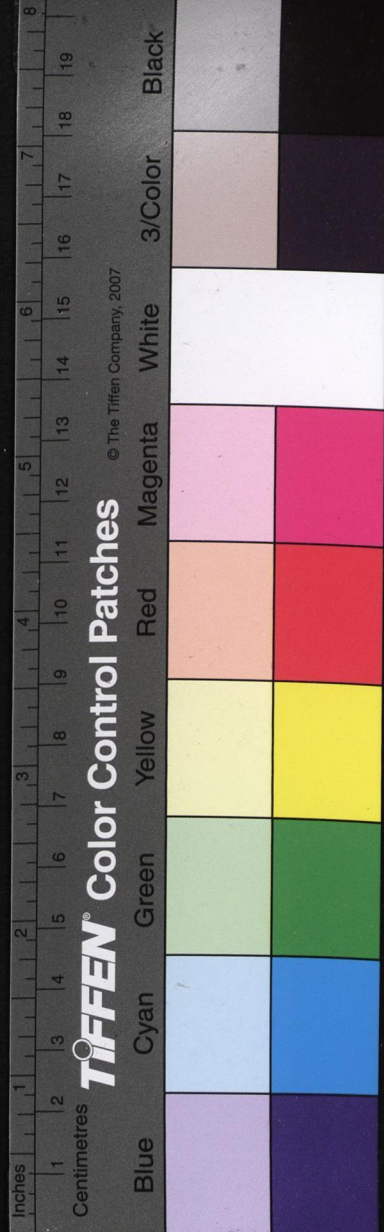
私挾亦豈必不皆君子豈必盡出胸臆惟其言有益於國是不宜槩以人廢如其不可姑置不行亦無切責深罪以塞忠讜之門則賢愚僉獲其益耳目不致壅蔽元氣振而天下治矣昔宋室不競談者多歸咎於議論太煩惟文山有言議論之臣何負於國失在不能用議論之臣耳識者以爲名言夫有道之朝往往下求言之令惟恐知者不言言者不盡卒未嘗以言爲病至于今何獨不然誠令人人皆得盡言而毋以言



罪人則人心自服議論自息是以求言止言以
不勝勝之者也智不出此而數數禁人言事又
禁不得發鈔又禁錮言者不許推用禁日嚴而
攻禁者日益力是滋多也豈惟禁言非盛世事
其爲計亦大愚矣此等諸禁必知自今無此然
言路通塞世道汗隆政地風標人心趨尚所關
非細故也五事所陳不出儒生常談而秋竊以
爲時事切要似無有加於此改絃易轍傾否爲
泰舍今日無期也惟師察愚者之千慮鑒當局
之易迷而俯賜財擇焉天下幸甚秋幸甚冒昧
啓請不任悚息

再上山陰王相國書

春中兩奉手諭諄切篤至備極腹心秋何人辱
老師道義知愛彌高彌厚語云士爲知己者歿
秋非木石敢忘圖報易歲以來未敢數數起居
自惟忤時待罪之人仇惡方深猜疑四起而私
門羣鄙方且無端交構挾我輩爲奇貨郵筒不
絕于道秋一身之利害無足惜誠恐以不肖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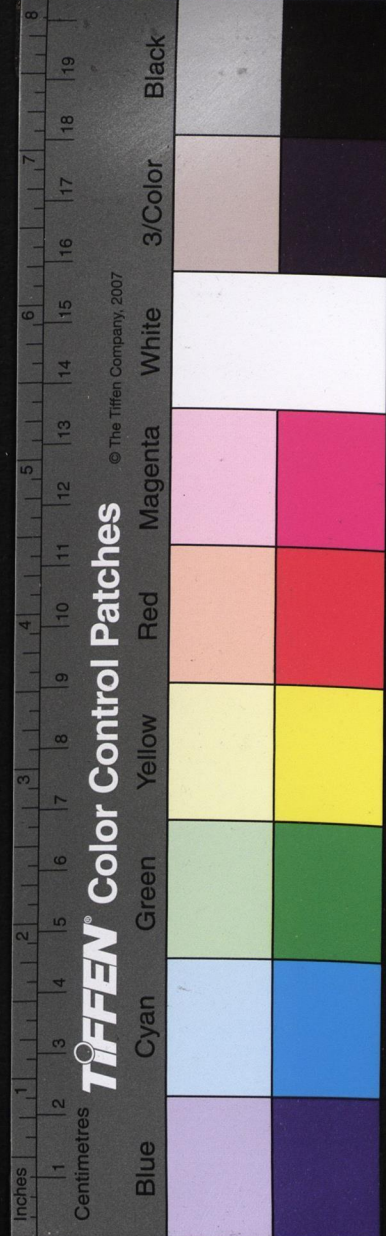


累及師友則負

國負志莫此爲大用是寧甘疏遜非其心也老
師必且鑒此矣

祖宗有霧邪謀自敗正人秉政人望方殷豈其
涓埃能補淵嶽而秋不敢不效其款款者固謂
今日乃得一報知己欲自附於藥籠中物耳切
惟天下事雖甚難爲加意振刷爲官擇人亦無
不可轉移之理昔商文毅作相猶有求直言之
疏而況不爲文毅者乎士論一時歸之故秋之

愚以爲求言所以止言止言莫若使人無可言
而公舉措廣言路爲治平第一事服人心振士
氣精神能貫血脈周流皆繫於此秋交游最寡
又最淺陋不足以知當世賢者間從管中窺其
一二少宗伯趙公清正有識南臺長朱公簡直
不阿南中大臣此爲冠冕少卿朱洪謨王汝訓
曾乾亨董基寺丞魏允貞府丞許孚遠給事則
史孟麟李汝華御史則萬國欽李以唐李用中
章守誠王麟趾崔景榮黃仁榮楊鎬錢一本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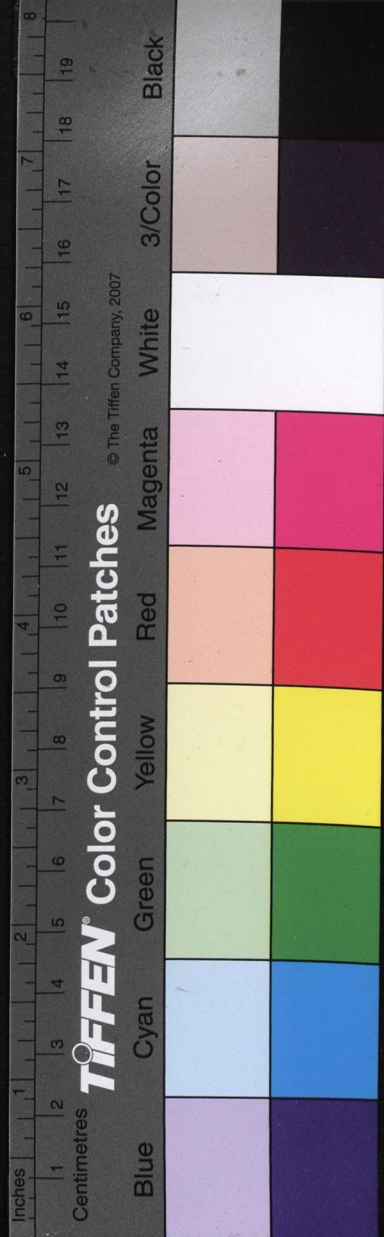


克儉諸曹郎則鄒元標顧憲成趙南星蔡時鼎
湯顯祖劉復初李復陽孟化鯉馬猶龍潘士藻
藩臬則李琦呂坤劉應麟丁此呂汪應蛟王士
性張養蒙王國李三才范涑羅萬程耿定力徐
秉正李瑄賢守則范世美石昆玉陳璧近日選
取中則彭好古涂宗濬其人皆直節篤行才識
具非凡品置之左右隨時諮訪必有裨益若武
進吳諭德夙著才猷江李二逐臣似無大詬不
宜久棄草澤饒伸起而攻饒伸者猶安省闈文

舉斥而論文舉者未還邊尉恐公論不無餘憾
今之言者如七豸八狗之說雖似攻擊過甚然
調停之議必不可行此輩巧捷通神機關莫測
口夜謀爲已地惟恐正人之不速去餘焰之不
再熾也姑息之過反受其毒如近日一二奏辯
已見其心事大槩矣

冊立大計已定復搖可爲痛恨然

主上明聖前日有激之言或者猶可迴旋惟乘
幾密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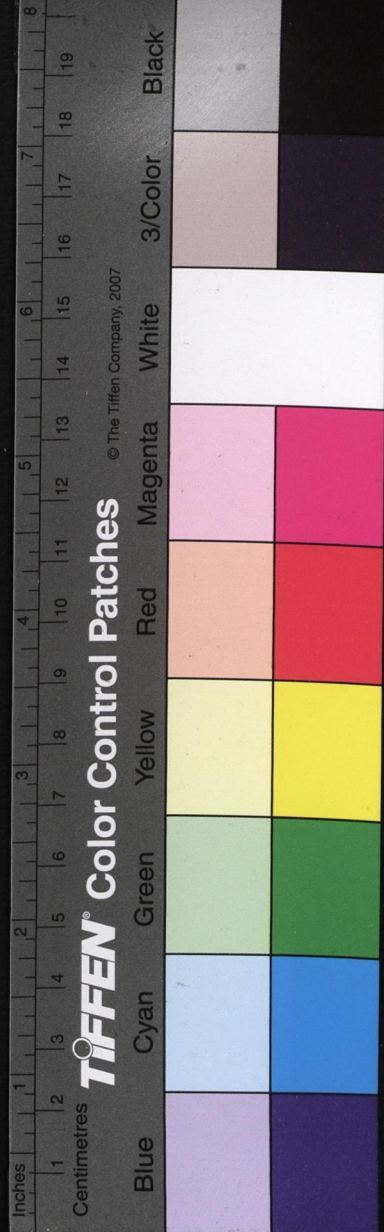


蜀大言所集 卷之十一 三十一
旨從中出下無其名而德歸我后此奇策也極
知老師苦心于今更甚萬一有濟其功益倍于
留侯矣天下人心翹首此舉幸審圖之感激知
恩竭思布愜不覺縷縷統惟鑒察

上山西王相國書

秋窳情無狀春首曾以兩空函附賁疏者馳上
顧辱先生裁教諄復何長者加意於疎遠如此
而秋乃負簡伉之罪於受知之門如此惶恐欲
以秋日者忽感暈眩之疾時作時輟猶冀靜攝

可痊故疏已再具而輟止何圖小人福力短淺
自頃十數日來瞑眩幾不能支度非旦夕可愈
遂復有此請伏乞先生俯順微尚爲秋宛白下
情亦旣束裝待命矣如萬一不得請湏上再疏
恐來往耽稽亦并付去人順賁以行大要秋不
敢效世俗賣重希高尚之名亦不屑如近來嘗
試意向了局面勾當而已此惟先生能知秋亦
惟先生能信秋爲不欺也南北荒旱時事可憂
百千難盡病夫心熱易躁伏枕驚霍每念先生



體國獨誠此時憂時當獨切將何以爲懷乃近得北中密信言先生再有論說深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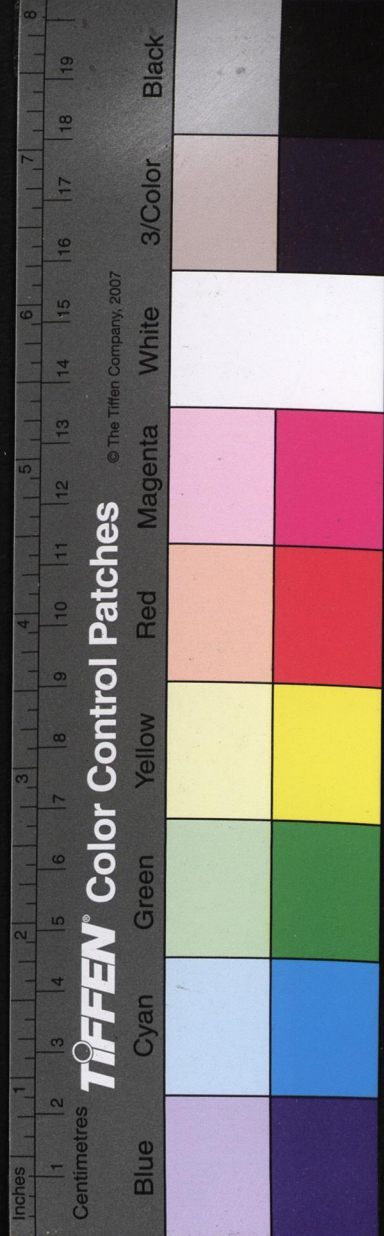
上意亦且乞歸將得

允旨傳來語或未直病中得此益自增劇然不諗先生言何事何以遽失

上心至此秋嘗竊謂

主上雖少倦朝講然用入行政率能任屬三四賢相卽未必有轉圜之美亦不至有投石之拂今建言者勤於攻

主闕而絀於言輔理似亦非易心之語秋跡屬疎外見聞影響不敢浪及卽據所傳邸報中一二亦往往私置疑駭本朝之設臺諫專於糾劾不法耳今一有言及大臣則臺諫羣然起而攻之雖同官亦自相矛盾不顧也挾臺諫爲重而蔽塞正論前代惟晚宋爲然乃最熾於今日矣自古疏入而曰不報曰寢不行者皆得見載史冊誠謂一時大建白大綱紀雖或見阻於昏亂而令後世知當時亦有見遠登微補弊救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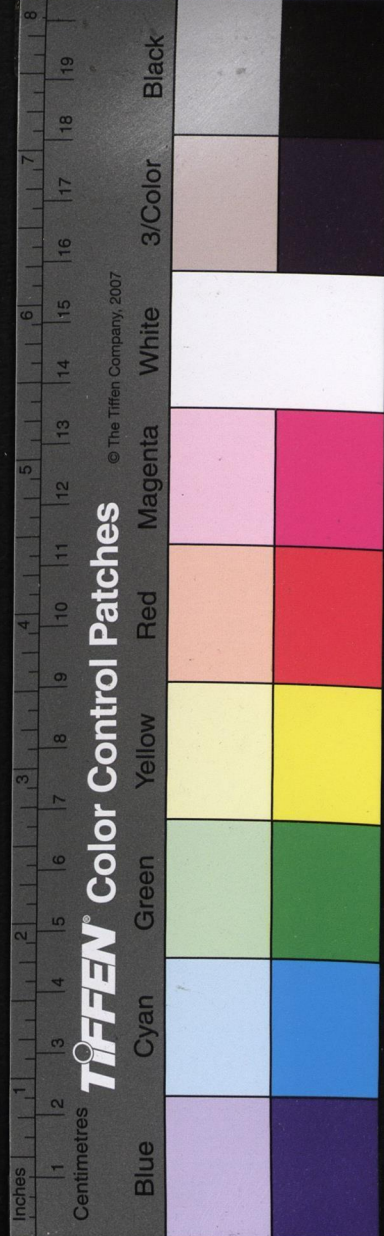


登九言所集 卷之十一 三十三
術所繫不小故賈董衡向諸疏備於漢史者皆
所未嘗經行至劉蕢一策不過一落第舉子唐
書亦備載其詞而不遺使在今日其湮沒可知
矣夫禁使不發鈔是何心而又有申飭之者是
又何心也

國朝令甲使人人皆得盡言毋令阻隔故雖遠
者如振瑾近者如嚴張未嘗下

詔明禁部屬不許言事獨創見於今日耳夫吾
無可湮之跡人亦何樂於言哉以此知非大公

之體也開國至今二百餘年未嘗有請告居憂
已甘退休而復遭論劾者即使其果鉅姦宿猾
猶將憫其廢棄而置之況加於海內之名流哉
欲絕其向進之階而豫爲折萌之論謂天理人
情所安乎氣節者厲世磨鈍之要機也故淮南
憚一汲黯而驕豪之卿相折心於房綰彼誠慕
其風而知哉也今一切仇立節者爲好異目守
正者爲矯情惟取模稜軟媚者謂足以供吾之
願指而狎比之尊顯之卽所有拔及曩所嘗負



卷之十一
峻節直諒者亦必視其今日回面順旨之意何如然後驟貴久要以忻動天下此輩旣皆海內所慕尚且感恩誦德之不暇於是訑訑自侈其聲音而巧猾無耻之徒乘間闖進天下靡然顧化而所謂真氣節者折北而遠避此人心士習之所以日就頹靡也賞罰

朝廷之威福務至公而不乘私意則不獨賞足爲榮而罰亦可以鼓舞羣志近年觸怒

主上者無若潘大中丞一旦以河決難其治者

遂起寄重任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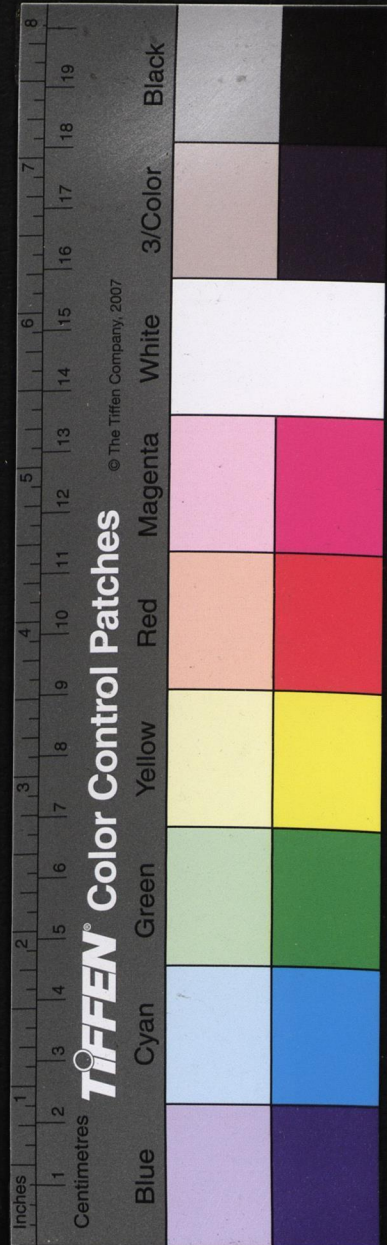
皇上於喜怒之際絕無專主也乃如黃道瞻孫如法久適下位此猶曰負犯上之嫌也其直言忤時者或正推別用或遠調下遷或久挹不理借一二磨切人主者詭托之于不可測之用舍而化于公議附私門者卽有遷謫曾不逾時而清華躡躡矣郡縣佐屬年來不加職者之多方稱壅塞乃使未嘗涉足吏承者一日得官餘千餘人以去猶務容納曰成人之美彼於久次不



得者又何獨忍耶江李二知州迺使無聊不無失策朕其心皆爲

國其言皆務明法必極力攻排已棄其人而猶汚其行分宐之於楊忠愍江陵之於劉御史殺之而已不令其辱至此也史孟麟趙南星皆篤學強志吳正志薛敷教饒伸高桂皆公正發憤未嘗敗名教犯官箴何攘臂切齒使之無以自容彼有縱貪漁侵法紀者何累劾不聽其去卽去而猶使之有餘榮耶宇內名德如歸德沈宗

伯餘姚趙司馬棄在田野薦隤且有不及而關西魏尚書清望絕羣臨海王侍郎謀猶出衆不及其未衰令一展布恐河清難俟矣意欲有所全活遂致停形且八年因救李中丞之東而忍逐一君子西河之地幾半入虜惟務掩蔽養亂不知後日一蹶誰可收復貢市諸禁俱廢輸金錢若漏卮不知後日一有不繼何策可御虜之無生心凡如此類病中不能盡憶亦不能盡言倘先生猶可少逡巡焉庶幾望異日之改圖



宗社之幸也秋苟幸無死庶幾可爲太平之逸
老寔秋之幸也左府經歷瞿汝稷尚寶少卿曾
乾亨戶科都給士中王繼光車駕司主事王士
琦皆卓朕深詣不濶時俗先生幸括目遇之秋
不敢以私人進也歸田後不敢復通問貴要遂
吐露至此聊得十一知先生諒秋於形跡之外
又必能庇秋於安全之地他不敢強贊也惟先
生寬其罪而少垂焉幸甚

上張洪陽先生書

先生之入秉大政也中外顛顛有中興之想固
知先生開誠布公畢相羣策解紘更張不遺餘
力此天下之共望於先生先生亦無難於乎天
下之望秋所悉也顧在今日有甚難者西事然
眉人心搖動剝膚之患漸不可支然愚以爲
國家全盛之勢

九廟在天之靈一夫作難未必遂有它虞選將
募兵策力可施其難似猶易也惟是
主上深居縱體不以天下爲憂廟祀不親



朝講久廢大臣無所親任而狐鼠得竊威權其
機在關鍵樞紐之間而其害能使烏獲孟賁無
所施力此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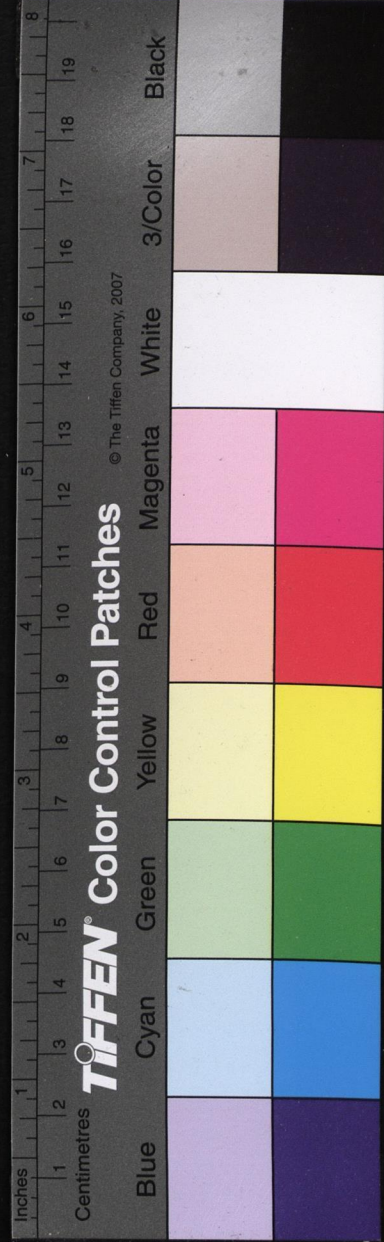
聖心有蠱君側有奸掖庭有不測之怨椒房有
莫解之釁血脉中乾而不理神氣外格而不通
況乃

主鬯尚搖大信未回天下洶洶尤有不必然之
疑先生憂思已久艱大方投不知計將安出優
游觀望誠所不忍第以一言塞責一去爲高急

於自明其志以伸節於天下恐忠臣仁人之心
未盡也秋竊以爲相臣之義與庶寮異之心格
功與顯諍異濟時之効與潔身異納牖之指與
阿承異易所稱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
定其交而後求此三言者於今日或有攸當至
如精神所感金石可開則回天之力非先生誰
賴也野人有芹懇欲一獻伏惟鑒察幸甚

又與張洪陽先生書

爰立命下四海歸心秋之喜而不寐又有萬倍



常情者顧今日事勢先生適際其難狀汲汲豈
足以寢淮南之謀一韓魏足以安天下之泰山
固知先生無難也法紀廢弛已非一日誠不可
不亟爲更張乃其失不獨在法闕葺之吏始以
夤緣幸進又以姑息議留未有人以情用而不
至法以情廢者今更置其人公正廉明之吏
立於朝而執法者誰矣大吏不徇情執法而小
吏誰敢不濯磨自新語曰新沐者必彈冠新浴
者必振衣議人以議法此更化有漸之理也聞

今日廷中有議爲調停者豈其未覩於元祐紹
聖之故轍也乎小人在朝如癭附頸如癰著面
去之甚難蔓延甚易今之小人陽附君子而陰
以伺君子之間尤不可不深察也言路通塞關
乎

國運近日

廟堂猶似厭薄論議至有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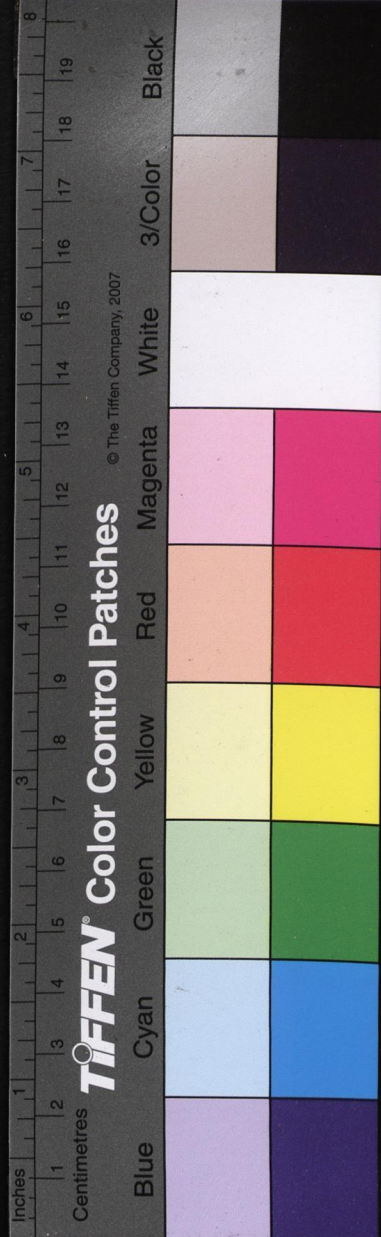
旨申飭者是又前日禁言事之故智也昔商文
毅作相且有求直言之疏士論一時歸之而況



益九言尺身集 卷之二十一 二十九
不爲文毅者乎秋竊以爲使人人得盡言無諱
可則行不可則罷毋務以言罪人則人心自服
議論自息是以求言止言以不勝勝之者也不
務使人無可言而務禁言揚湯止沸徒滋多耳
數數禁人言事亦非盛世宜有也此兩者似爲
今日救時第一義振士風收人心匡世道維國
脈計無切於此者願先生圖之改絃易轍傾否
爲泰舍今日無期微先生誰望也正已物正開
誠布公秋所以報知己如是止矣惟賜財擇幸

報漸菴李中丞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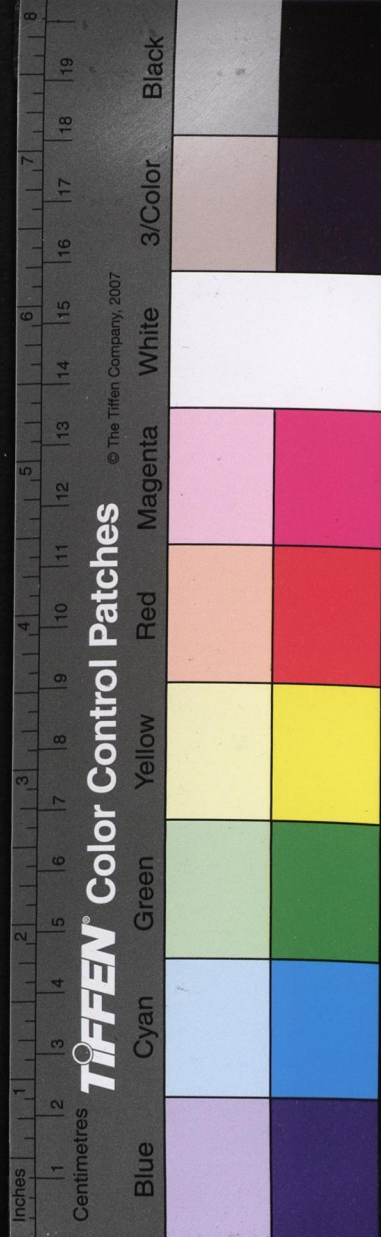
客冬迨春杪凡再奉門下手教批示極切維誦
不敢忘秋懶慢故是習稟邇來又重疾苦遂不
及致一竿牘報謝何物小生辱長者殷勤接遇
而顧自棄於相知之側如此秋於初春忽患暈
疾顧仆公座幾至不支頃復增劇度非時日可
愈遂具疏懇請冀得蚤歸慰此生全之念若謂
動於意氣又或如世俗採取旨向謬爲恬退以



文其繁戀之跡秋所甚耻必不敢蹈病中得聞
新冢宰之命海內翕然向慕秋時爲灑然既又
念門下晉居大中丞得總攬網維凡恆抱一切
之士莫不踈心稱快秋斯時爲起舞掉鞍不自
知沉痾之去體也顧今日天下尚稱治安在事
諸公皆和簡寬博向慕美善非有深姦巨慝裒
不可測之意肆毒於民上也朕而南北災沴屢
奏民窮財絀勢日岌岌中國日敝四夷日驕貪
墨之風日熾浮詐之習日長當事者亦思挽回

之積日累月曾不得尺寸之效豈叔季之俗果
不可反將聽其自流乎愚以爲紀綱之地尚未
得提挈之原振刷之力或未究轉移之本天下
不從上之令而從上心神之所注亦已久矣奈
之何忽其要而務嘵嘵於其所不信者哉

國家之設六卿以吏部總百官而以御史臺糾
察百司之闕失視他卿加重矣邇年以來吏部
乃爲徇私滅公之主操用舍之權爲人酬德而
報怨謬名之忠厚曰老成天下靡然所不敢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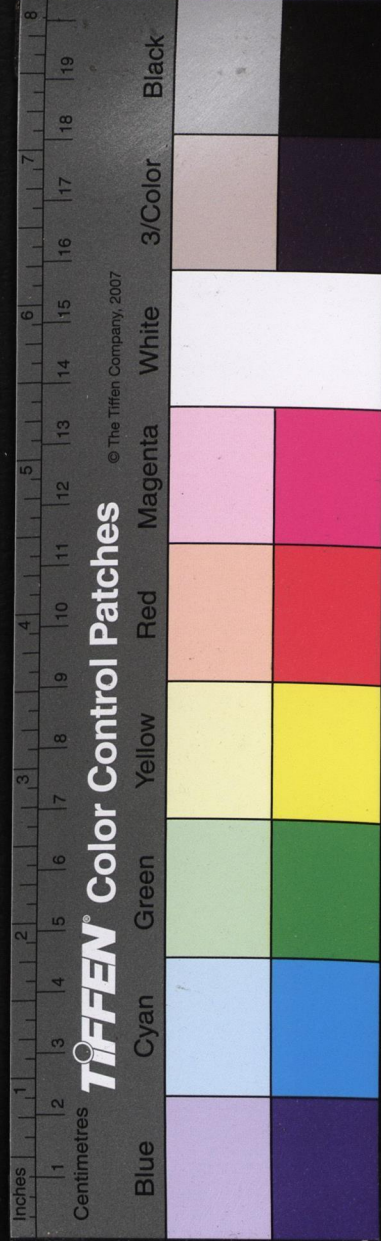
矢至如臺諫之有糾劾是正其察姦之職賴之以振肅百僚也今一及要人而犯其所甚忌則羣然起而攻之爲之長者不禁已失矣亦復操戈而爲之援焉以是謂全大臣之體不知是乃乖

朝廷之體也言及大臣是非委之公論去留聽於

人主而已二百餘年未嘗有保留之說也今時且視爲奇貨爭攘臂而恐後矣夫爲之言官已

非矣大臣亦復尤而效之是何心也令甲所載使諸人皆得直言無隱故雖振瑾嚴張之暴未嘗明

詔諸部屬不得言事也創之自今始耳創之迄無言其非乃又從而申飭者獨何心也古今論說不行於一時者其文往往備載冊史蓋使後世知當時有明智之士亦使知其處置方畧中合機宐者爲後之觀法耳今獨懼發及其陰私乘微有阻格之隙槩使之不得發鈔又從而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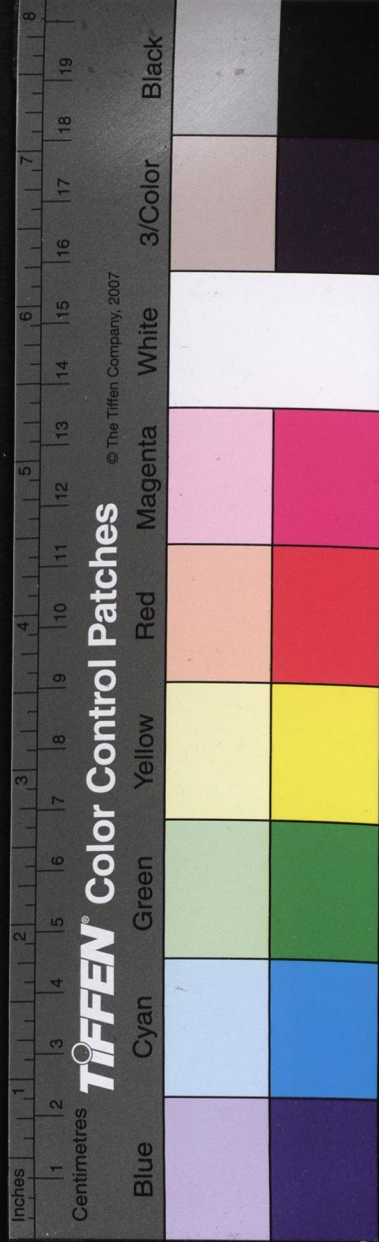
明重禁之者亦何心也御史出差有不易之次
雖江陵當國未聞有大紊其序者今則公行請
乞親昵巧猾者趨其近且利疎遠質木者得其
遠且難卽御史退而嘖嘖後言不置矣而紀法
之宗而首自變常易叙可乎行取採訪不能不
寄耳目於御史爲其各任巡歷於百縣諸司審
知其人也今乃有先受密約分部體訪凡少有
意氣不入牢籠者一切豫誣以不可知之事必
使不與臺諫之選士爵者心知其寃始從而憚

之以清署清署不足而添設之員加之於必不
可添之地以故豪傑飲氣而揚揚得意者皆私
人也往時巡按差滿不得携一物二三十年前
未聞御史饋京師要人至數百金者今猶視以
爲常至各差互相問遺一交易間東西相轉泊
而歸舟之圖書悉滿蓋之金寶彼祝大舟者特
不幸而發覺耳此外薦有謝獎有謝到家有候
復命有候入覲有饋出訪單有饋爲郡縣者日
經營奔走之不暇而欲無濫取於民守清白之



規此勢之所必無矣傳云錢一本者入臺而無
與立言此非惡暴其短耶愚謂如錢君求之於
今亦不易得矣惟風紀之司或未盡公平故是
非混淆其不肖賢亦惟任意倒置峻節危言者仇
之爲立異雄奇斷斷者鄙之爲敗常言中其欵
則求之心而曰是有爲舉得其人則非其類而
曰是植黨依阿軟媚者尊顯而方正奇偉之士
抑折而遠去天下之士皆務於掩飾因循非一
日矣今所幸惟先生膺此要任澄清之志旣所

素抱而才氣德望又足以壓人心而使之聳聽
易慮能少加意嘿爲之主持焉不終朝而可見
清明之象矣幸甚幸甚瞿叅軍汝稷王車駕士
騎唐儀制伯元姜戶部士昌馬比部獮龍皆遠
養精詣人倫之表而其他若御史丁賓副使蔡
文範府丞許孚遠叅議丁此呂王士性餘姚趙
司馬關西魏司徒一時風德奇才豈容久棄遠
外如先生建升平之業當於此數公者有賴矣
秋自分將閱影林壑於生平知己者之側不一



登大司馬集 卷之十一
吐露則歸而有餘憾遂發其狂言至此亦知先生愛秋當不令章揚而召之怨於禍也伏惟先生亮察不宣

與石東泉大司徒書

頃者旱災頻仍南北交困國計民生日就窘縮明盛之象豈宜有此昨讀門下處置財用一疏至欲博採群議集衆思以益國計仰諗門下憂時之懇切經慮之宏遠當必有奇謀石畫之士出而應門下之求以紓

國家之急第古今之善理財者不言生而言節迨國運休明之久其文物既增修則財用必侈耗利孔必無遺議所當言者獨有節而已矣旬月以來又見諸臺省各陳所見犁然具備而其最要者已略舉於王給事之一疏今天下費之最鉅者無若邊餉其侵漁蠹冒弊出百端亦無若邊餉顧人知之人能言之而迄不得其要領者以權在督撫隱蔽自上則下相回互受計支吾則推尋無跡故欲清邊餉須公忠潔廉者一



改轍而更圖之乃可耳不能即僅得毫芒所補
幾何也今之所最蠹財而害民無如鑄錢一節
言者雖紛紛迄未有竟其根株者乃弊原則在
數更而屢變也本朝洪武四年始開局造錢未
幾旋罷中間正統天順成化正德皆格不鑄獨
嘉靖鑄錢最多十九年已有所得不償所費之
詔後又更造洪武正德年號各百萬錠費且不
貲國用亦坐以空然

永樂宣德弘治諸錢皆廢矣未幾易以隆慶又
未幾易以萬曆每一更易之際列肆兌錢者資
本一日消盡往往吞聲自盡而小小市販輩皆
虧折其母錢傳相驚疑雖官府日有囊頭奉牒
之罰迄不得行姦民又乘間造爲飛語或曰不
用火漆或曰不用金背或曰嘉靖隆慶萬曆兼
行小民既無所主而先積錢之家出其所蓄賤
售以償十一錢百文重銅十二兩所易銀不過
二三分而已乘北之缺自南而載以往乘南之

